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一

品花寶鑑

第五十二回

羣公子花園賀喜

衆佳人繡閣陪新

話說光陰甚快。六月將過。又交七月。高品到了。住在怡園。與南湘同寓。在清涼詩境。帶了本省撫臺的文書。一咨禮部。一咨府尹。保薦應考博學宏詞。四方名宿。紛紛漸到。已定於八月初十日開考。且說春航吉期已到。這蘇侯是箇濶家。大姑娘嫁與華公子。粧奩就值百萬。今知春航是箇

寒土把京東的田庄批了二百頃。撥了兩名庄頭。六房家人男婦十箇了環。至珠寶古玩陳設鋪墊。以及衣服被褥。箱盒桌椅器皿之類。送奩那一日。用了二千名人夫。蘇夫人猶以爲薄。不及大姑娘十分之七。於鋪箱時。鋪了兩萬兩白銀。三千兩黃金。子雲是媒人。見春航房屋窄小。鋪張不下。把自己住宅東邊一所空房。借與他。有箇八九十間。還有箇小花園在內。這回春航娶親。賀客紛紛。狠爲熱鬧。請酒演戲。內外鋪設。也成了箇錦天花地。一箇蕙芳如何。

料理得開。子雲去請了張仲雨來幫忙。管了賬房。並指點鋪設一切。仲雨這些事是最在行的。諸事調度得狠有章程。新房內自有蘇府的人來鋪設。舂航的母舅張桐孫已帶了家眷往直省候補去了。今奉差來京也幫著舂航張羅。初六那一日有兩處戲酒。一處在聚星堂。請的是鄉試座師禮部尙書劉守正。座師內閣學士王文輝。會試房師兵部郎中楊方獻。鴻臚寺卿周錫爵。光祿少卿陸宗沅。這兩位是同鄉前輩。兼有年誼。張桐孫陪了。這幾位在聚星



堂觀戲。演的是聯珠班。舂航陪著一班名士在花園挹爽齋觀演聯錦班。那一天大媒是徐子雲。客是蕭次賢高品南湘顏仲清劉文澤王恂梅子王。近日子玉病已好了。勉強打起精神出來。這八箇名旦不消說都在園中。那聚星堂上一箇也不去。盡是一班中年的腳色。與那些尋常的旦腳。在那裏應酬。蘇蕙芳一會兒走了來。又被張仲雨叫了去。賬房幫忙。倒比別人還忙些。早上就開了戲。諸人一面看戲。一面歡笑。好不高興。子玉見那些名旦之中。就只

少了琴言。觸景傷情。頗有一人向隅之慘。衆人也都會意。忽不見了高品。子雲命書童去找他。我到戲房後頭找著了。見高品在那裏教王蘭保的戲。蘭保點頭而笑。高品出來裝出正經樣子。連笑話也都不說一句。少頃王蘭保來請點戲。送到子雲面前。子雲點了一齣喬醋。高品點了一齣當巾。喬醋唱了。當巾卻是蘭保扮了小生。倒作得人情逼肖。春航是箇聰明人。已知高品奚落他。便說道這李亞仙真是箇女中豪傑。前賺鄭元和是遵母命。後來是感於

至情若我作了鄭元和。寧當身上衣衫。不當這巾。你們  
不聽得這兩條網巾繩子。是李亞仙親手打的麼。高品道。  
只怕衣裳有了泥。當不得了。你不聽得來興唱道。相公你  
戴月來。滿身露濕。我這件衣服。呵。白苧新裁。未沾汗跡。子  
雲道。他是沾的露。你又怎麼說他沾的泥呢。眾人皆笑。作  
到來興進去。轎夫出來趕打。蘭保跌了一交。便改了口白。  
說道。罷了罷了。被他一路趕來。跌了一身泥垢。且喜七叔  
贈我這件衣衫。我且去當了。也可聽得兩天阿訥兀的。不



想殺小生也。衆人聽了箇箇駭異道。忽然講些什麼仔細。一想便大笑起來。高品只是微笑。衆人心裏早已明白。又聽得蘭保唱那玉胞肚的曲子道。

我只得門前窺伺。跟隨他繡幃香車。忍羞慚要乞青眸。顧應憐辱在泥塗。迴腸如路。雙輪一碾。一嗟吁。怎笑倚。蘭保唱到此也要笑了。子雲等連聲喝采。諸人亂叫起好來。春航滿面通紅。指著高品罵道。我只道你別過了一年。自然也改惡從善。誰道還是這副歪心肝。高品道。這纔罵

得奇。我又講了什麼。這不是自己栽了觔斗。埋怨地皮麼。  
春航尙要罵他。只見家人進來稟道。蘇府粧奩已到。一片  
吹打之聲。春航請了子雲次賢。一同迎接上前。送奩的是  
蘇府幾位本家。親戚內中有華公子。繡衣金帶。玉貌如仙。  
春航尙是初見。已久仰這位連衿的大名。接進了聚星堂。  
齊齊見禮。華公子見了劉尙書。王文輝。是父執。便請了安。  
其餘都行平禮。春航與華公子係是新親。無甚話說。不過  
彼此道些仰慕之意。幸有王文輝。徐子雲。幫著張羅。應酬。

了。那幾位新親，頗不寂寞。粧奩到了，擠滿了街道。二千名  
擡夫，也就與出兵一樣。只見衆家人帶領擡夫頭兒紛紛  
搬運。張仲雨跑過來跑過去，指這樣說那樣。門外人聲嘈  
雜。蘇蕙芳發賞封。上號簿。一箇人那裏打發得開。又叫了  
蘭保素蘭來相幫。足足鬧了兩三箇時辰。尙未清楚。裏頭  
許三姐也幫著手忙腳亂。同著那些陪房的擺這樣。安那  
樣。鬧得一身的汗。一件紬衫子。沾住了背心。腰也酸了。腳  
也疼了。喝了一碗涼茶。把扇子搨了一會。再來收拾。春航

忙進城謝粧去了。王文輝要推華公子首坐。華公子不肯。子雲意欲邀他進園。與諸名士會會。華公子也不願在外。便同了子雲進園。文澤等齊齊站起。華公子上前見禮。除文澤之外。都不認識。內中見一箇最年輕的。覺得如月光珠彩。鳳舉霞軒。骨重神清。風華雅麗。心裏一驚。覺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。子玉見華公子的品貌。也暗暗稱贊。清華貴重。儀表天然。果是不凡。華公子一一見了。問明了子雲。華公子道。敘起來。都也有世誼。小弟疎于交接。今日幸會。



滌我塵衿。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。遂推華公子首坐。華公子如何肯坐。說道我們既幸會了。就與夙好一樣。若以小弟當客相待。倒是見棄了。我們今日敘定。下次就不用再推。方纔諸兄怎樣坐的。自然是敘齒。那位年紀比我小。我就僭他。敘起來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歲。華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。衆人見他直爽。也不讓了。華公子見這班人都是瀟灑出塵的相貌。將春航比起子玉來。稍遜一籌。而神情灑脫過之。可算瑜亮並生了。坐了席。開了戲。那邊王



文輝。張仲雨進來。在華公子面前張羅了一番。華公子要請仲雨坐席。仲雨道。今日我竟沒有這箇福分。春航謝粧已回。也請仲雨入席。仲雨道。外面一箇媚香如何照應得來。不可叫他怨我。便拱拱手走開。指著子雲道。總是你好作成。笑出去了。王文輝躋起了朝靴。手掉長髯。與華公子徐子雲講了一番話。也就踱了出去。春航請客寬了公服。唱了一齣戲。華公子道。天氣熱。倒不用唱戲了。也叫他們歇歇。八旦上來。華公子不見蕙芳。便問春航道。怎麼不見

那位狀元夫人還在帳房裏麼。春航不好意思回答。子雲聽了笑道。如今鬧出兩位狀元夫人。倒與燕子樓上的誥圓一樣了。華公子一想。自覺失言。便不再問。見素蘭美麗風流亭亭可愛。卽叫他上前說道。你去年寫在那良宵風月圖上的詩。我已裱成了手卷。並請人題了好些。實在畫也畫得好。字也寫得好。人人稱贊。卽對子雲道。此君風韻不減袁蘇。貌類琴言。而聰明過之。贊得素蘭好不喜歡。華公子又問子雲道。弟與尊兄雖初次識面。但心契已久。有

箇魏聘才是府上搬出來在弟處住了半年。常常題及閣下。並有一事倒要請教。子玉不知問他何事。卽答道。魏世兄也時常題及尊府。但未識荆。不敢晉謁。不知有何賜教。華公子道。事本細微。但一時不能索解。聞得閣下與琴言訂交最密。矢志不渝。琴言在弟處。弟卽有所聞。琴言如今又同了做業師出京。閣下何以忍心割愛。而琴言又何以掉臂游行。乞道其詳。這一問把箇子玉問得頓口無言。面有愧色。而心中悲苦。又隨感而生。子雲見子玉甚是爲難。

便大笑道。這話須問我。庾香仁弟是長於情而拙於言。你  
說何以忍心割愛。而琴言又肯掉臂游行。其故最易說明。  
此是庾香用情深處。欲成全這箇人。所以叫他同了令業  
師去的。況令業師認爲義子。已如平地而履青雲。琴言也  
明白這箇道理。成身以報知己。豈不勝於輕身以事知己。  
華公子點頭嘆息。子玉方安了心。華公子又與高品南湘  
仲清王恂文澤次賢各講了些話。知高品纔從蘇州來。問  
了些江蘇風景。偶然見素蘭的扇子。一面畫的甚細。要了